



菽園雜記卷一

國朝典故八十九

太倉陸文亮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粽糕於午門酒數行而出文武大臣仍從 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者奉云是日內官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 上之顧 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

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包聚之嘗聞

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邪永樂間外國所進  
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但松江三梭布所製本  
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袒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家  
挑捷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袴者暴分甚矣

福建按察司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  
云障醫醫已重藥不能効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  
轉眼睛使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  
云眼睛惟兩皆有筋繫之或可撥轉然非削鼻聖手不

能也文敏元玄谷為予輩言其事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  
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金受害傳變為勞  
瘵聞此論出儒門事親書但此書未之見耳久空耽書  
者血氣凝滯王生

聞之金齒孫醫士云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  
祭酒博士給事中脩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  
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  
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

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及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  
廷試二十日午外門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  
謝恩二十日欽宴於中書省二十二日國子學謁先聖  
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  
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  
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  
名不籍狀與今世同國初制度簡略如此今進士登科  
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含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  
進士出身第等

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縫掌卷  
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文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  
內府殿試

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翌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  
鹵簿於丹墀內

上御奉天殿鴻臚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  
長安門左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  
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  
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  
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  
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宅

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弟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嘗試第幾名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

上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剿之遂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兵三千為策應如其軍之數給內庫冬衣遣官犒之予於是年寧夏之役七月二十日進內府乙巳庫閔領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制云

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顛頭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之教也

陝州道中張茅碇石其地頗險山崩處高數丈遙見土中石子繁索大小不等先儒謂天地開闢之時重濁之氣

上湧凝結為山觀此益信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  
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于秦王親宴承運門散果品味  
且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  
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尔  
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  
相接而已實有何酒散已具必令人舁入親看如或不  
佳典膳厨役俱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  
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  
有木實名椹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共氣甚香  
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  
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  
蹋鞠 宣廟愛而闡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  
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  
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殿字已瑩然明徹蓋  
即所謂水晶鹽也地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為  
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日漸  
消薄甘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宸後有方石池中刻波

浪紋云是宰相水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觀此二物之古之宰相富貴如此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黎子以此自古其後凡釘入者終身則大不入者不利徃徃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大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瑾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然之適兵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

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

然蓋上所言者為懷愍英所言者謂今

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程後改名有貞聞之叅政余公子俊云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築方漂合道本波三城邠寧節度使陽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也山上有玉女祠即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富麗惟此池存馬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煖適調清澈可見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官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為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陝西驛站有打乾之名蓋使客所過日行數驛多不支廩給以折其直猶京師云乾禮也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環縣之北皆鹺地其水味苦飲之腹不實甚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羣疑矣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志者也傳云姜嫄高辛之世妃謂之妃有夫之稱也姜蓋嫄之祀郊禘當在有家之後非謂為處子時也使為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稷而生稷是誠恠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耻之女使姜嫄有 此詩人宜為之諱安有形之歌咏以告于神明哉今人致疑於有無之間止泥于無人之道而有子一句耳後



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以神其事如漢高  
母與龍遇之類未必巨跡有以啓之也姜嫄廟在邠州  
道中因國此而評 陳僖敏公鎰為都御史巡撫陝西  
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年間兩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  
愛之以其美髯鬚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  
傳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論輸以當復  
來始稍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  
有疾者發願為公舁輜則不足醫藥所禱輒愈一出行  
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今香火  
香者其得民於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  
以為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  
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  
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整幼嘗結數惡少為義兄弟一人受挫則共  
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  
逃去乃執其與劉謀於官究整所在劉曰非整之罪實  
殺之也衆證為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  
得未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實時  
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  
王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官官于政

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

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謹直切中時弊微者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輕重之微字尚文南京人士類素薄其為人及聞此舉乃信古人之取訢弛有以也丙戌歲予以搗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延入茶語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淵志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為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為首則六科以次排定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括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叅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涯水從東入西出環梵其下以通水其上人為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脩之遂非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弊也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巧引韓退之羅隱角字以為與今

乖覺意正相反蓋養詞不嚴官府公文間用乃言時語  
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黠豈美  
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  
好與又相約諫君劾姦死難稍計利害別避而違之以  
自全反謂不違者為痴此正所謂乖角耳今之警悟有  
為幹釋之蓋誤以乖為美而不究其非耳不然則世之  
循理守正之士豈皆不警悟無局幹者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閻老預定第一甲三  
名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  
美對閻老喜及臚傳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  
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追捕其黨寧波馮  
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  
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  
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里十為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  
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千家戍各僦  
屋間巷不能容至假厚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  
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  
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  
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

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馬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尚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而篤信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它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其所遇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買買馬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北方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傍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恤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成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函地七月之詩言蕪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項公蓋飾非耳不然是未嘗讀函詩也 莊浪叅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蹶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

舟行諱住翻以著為快兒幡布為採裕諱離散以梨為  
園果傘為豎笠諱狼藉以柳植為興竒諱惱躁以謝竈  
為謝懽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  
鬼者陝人有召詩僊者乩動問為某僊書一鬼字又問  
既是鬼如何不求託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愁  
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為人不到頭  
書畢請留名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妄託神僊  
之名可謂竒矣然之鬼之不可為人而曰不願復為人  
其亦黠矣哉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  
及封侯食祿千五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者道之長固所定論三  
代而下深人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  
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名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  
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  
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  
酷雪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制豈在曆  
數欽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  
於漢高祖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

以宇御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  
同太宗之誠慤法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  
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  
口一辭皆知為耻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  
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祕  
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  
之太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仁君之寶玉璽  
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  
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  
之為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  
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此璽亦明  
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  
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  
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  
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由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  
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  
謂徒法也昔考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  
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  
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  
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代之功無虛日土木

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絕滅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王之利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不可數計矣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若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某仕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傳巖考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秦氏註說築傳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之謂小築蓋以

版築屑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為賢者諱故云然尔然孟屈去殷固未遠必有所傳况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鈞戈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為說諱乎此先儒註解平易莫如朱子也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為刻記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也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于基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盖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基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基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謂錢瑞妻章氏基誌始知其祖基在今儒學之後而對表之於是知葬理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葬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柳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為其後後成蘇州郁今為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歷科程文之出人必指其辭理之隙而議之此雖出於失意者怨山之口然徃徃多中其病間亦有舍其所可謂而議其所不足計者如天順丁丑會試錄詩經思文



義是已蓋太王之肇基王迹以其有剪商之漸王季之  
勤勞王家以其積功累仁而為興州之地也王季繼世  
於後固不可以肇基言太王創業於前則近經營謀度  
如縣詩所云者莫非勤家之事舉而加之亦何不可此  
其所不當議而議者若夫古人之祭也七日戒三日齋  
卜日卜士卜牲之致其謹省牲省噐省蠲之致其精蓋  
必先主乎所祭之神而後備所祭之物初非取其臨時  
若今里巷巫祝信口請召之為也况尊祖配天又非但  
若他祭而已今日陶匏既且藁秸既陳斯時也欲尊太  
王以配天太王不過勤勞王家而已欲尊文王以配天  
文王已有明堂之祀矣言此以見尊稷配天之由審如  
是又周人齋戒之時尚未擬所配之祖直於臨祭之時  
商確較量其功德而始配以稷也是何禮乎且周人禘  
嚳而郊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著於祭法蓋不易之論也  
假令錄太王肇基之功使武王無明堂之祀又將舍後  
稷而躋之以配天乎為此言者悖聖人制禮之意味先  
王尊祖之典非但辭禮之疵而已苟有識者黜其文以  
變其習可也既登其明而又錄其文好尚何如哉藻鑒  
何如哉是宜經學之不明而明經之士之不多得也彼  
議者見不出此而規規於勤家肇迹之辨其何以服主

司之心哉記之以祀說詩者采焉

天順庚辰會試錄論語義事必有義一句是大病人皆忽之蓋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不在事在吾心處事之心故書曰義制事朱子亦以心之制事之宜釋義字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事之善者必合乎宜其不善者何宜之有若云事必有義則為姦為盜亦義乎此正義外之心若於事上添一處字則無病矣聞此文筆削於柯內翰潛云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

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

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一

菽園雜記卷二

國朝典故九十

太倉陸文亮撰

家藏唐律疏義三冊遺脫殆半蓋元季所刻書有泰定四年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貫序而眉山劉有慶唐律纂例序北山貫治子唐律釋文序集賢學士趙孟頫東郊却君釋刑統賦序附為長孫無忌等進律疏表一通辭義弘博錄之以為讀律之助臣無忌等言臣三才既分法星著於玄象六位斯列習坎載於易經故知出震乘時開物成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以牧黎元昔周后登極呂侯闡其茂範虞帝納麓臯陶創其彝

章大夫之述三言金篆騰其高軌安衆之陳九法玉牒  
播其弘規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輕重失  
序則繫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泣辜鎮罰  
天命所以會昌斲脛剖心獨夫於是盪覆三族之利設  
禍起於望夷五雲之制興師亡於涿鹿齊景綱峻時英  
有踊貴之談周幽獄繫詩人致莞柳之刺所以當途撫  
運樂平除慘酷之刑金行提象鎮南削煩苛之法而体  
國經野御辨登樞莫不從寬簡以弘風樹仁惠以裁化  
景青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徽猷列於緹圖鴻名勒  
於青史既炎靈委御人物道消霧翳三光塵驚九服秋  
卿同於邦典高下在心獄吏傳于爰書出沒由已內史  
溺灰然而被辱丞相見牘背而行眎戮逮棄灰誅反偶  
語長平痛積寃之氣司切庾死之魂遂使玉樓之群  
事通地軸十角之旅兢入天田國步於是艱難刑政於  
焉弛柰殷憂俟來蘇之後多難伸撥亂之君大唐握乾  
符以應期得天統而御歷誅阪泉之巨猾剿丹浦之亮  
渠掃旬始而靜天綱廓妖氛而清地紀朱旗乃舉東城  
高滅楚之功黃鉞載麾西土建剪商之業總六合而光  
宅包四大以凝旒異域於是來庭殊方所以受職航少  
海以朝絳闕梯崑山以謁紫宸權髻之首加以文冕

窮髮之長寵之以徽章王會之所不書塗山之所莫紀  
歌九功以協金奏運七政以齊玉衡律增甲乙之科以  
正澆俗禮崇升降之制以拯頽風蕩蕩魏魏信無得而  
稱也伏惟

皇帝陛下體元纂業則火臨人覆載並於乾坤照臨運於  
日月坐青蒲而化光四表負丹宸而德被九圍日旰忘  
殮心存於哀矜宵分不寢志在於明威一夫向隅而責  
躬萬方有犯而罪已仍慮三辟攸斲八刑尚密平反之  
吏從寬而失情次骨之人無知而陷網刑靡定法律無  
正條微纏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大尉揚州都督監脩國

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撫金匱之故事抹石室  
之逸書指被凝脂敦茲簡要網羅訓詁研覈丘墳撰律  
疏三十卷筆削已了寔三典之隱括信百代之準繩銘  
之景鍾將二儀而並久布之象魏與七曜而長懸庶一  
面之祝遠超於殷簡十矢之歎永弭于漢圖謹詣朝堂  
奉表以聞臣無忌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永徽四年十  
一月十九日進

天順初有歐御史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  
黜者或以有免吾崑鄭進士文康薦論士也常送一被  
黜生詩篇末云王墻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

可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試鄉者登進士第者二公亦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為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人俱領

勅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曰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于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友人溫東家出以為觀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崑山頑中瑛一名阿英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小像曰儒衣  
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  
鞍馬洛陽街觀此詩其風致可槩見矣予嘗得其石刻  
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  
八月禮部會試在辰戌丑未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  
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  
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  
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錄錄如何也忘才春風散作禮闈  
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  
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  
堆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某部侍郎王祐某人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  
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  
爾何無鬚祐對云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詩真直  
一笑也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着藍衫者聞始之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  
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封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土木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謾讀書合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友衛舅公者手大指甲中一紅筋時或曲直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乘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甲指



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  
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也乃出手舡窓外龍  
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  
傳云神龍或飛或潜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思主半產蓋女與男接  
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闕固多致半產牛  
馬之類受胎後壯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  
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  
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吾聞之戴考功  
景元蓋必有所本云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冊近以焚去存其有闕大  
義者一二云羔裘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  
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  
求榮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  
以事上此其所以為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為不可但  
詳味語意重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皆贊美之詞  
耳彤弓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疑此說非是蓋載  
與橐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也右與疇是饗  
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將必嚴  
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

將帥甫田二章朱氏曰齋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  
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協而  
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際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  
禮以備物也思文無此彊尔界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  
来年言疑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  
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其文耳臣工王釐尔成  
来咨来茹先儒說此一句大支離愈致至礙惟劉湏溪  
未有所言一句得之玄鳥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  
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玄鳥至正域  
彼四方以商

湯方韻為一節若理義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  
分属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後受命  
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  
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  
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  
之意票與慄同本訓急挨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  
以為巡綽盍本盍也今以名鉄冑鐳本鉦也今以為釗  
属又如閘朝閘辨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言方也  
歟價直為價直足殼為足勾幹運為窆運此類尤多甚

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也  
佛本音彌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  
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  
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  
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暎涉獵儒書而有成行永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  
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  
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  
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  
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負天下士大夫  
多這便是還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法網踈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  
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  
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  
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還債  
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  
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爾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  
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

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字眼前無日不  
春風見中國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  
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  
無病其俗善保養中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  
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外當以  
手握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獲此說  
最以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喜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  
多從之游嘗語人曰為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為子須  
孝為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  
嘗與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無跡者不能傳后如琴  
奕皆為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sup>見</sup>之言其徒  
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為人而去其大倫謂之不壞大題  
目可乎為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迹  
可乎其徒不能答

惡瘡初覺時宜汗之然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  
多寒涼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涼  
劑過多疾雖愈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

古諸器物異名聶又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  
蚩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勞其形似龍而小

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  
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螭蚣其形似龍性好風雨  
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  
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  
似螺螄性好閱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虬螭其  
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  
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  
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  
通靈不睡故用巡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

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云門迎  
駟馬車戶列入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  
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  
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房  
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為國號止稱  
壽亭侯誤矣漢去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  
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為亭侯次鄉縣郡侯雲  
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蓋印亦不知  
此而偽為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  
曜宋潛溪嘗辨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  
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綿連阡陌貧  
無立罐其時田宅未聞餘羨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  
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  
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  
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如僕隸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  
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嬪妃妻妾各  
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十五而笄二十  
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易也鄉  
田同井死徒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  
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  
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  
以作雖有聰才智之士不能不為之惑何則教化不足  
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為而徇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  
無藉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為奏請大率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各淨軍遇赦則所司按  
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人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  
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

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為

朝廷法禁大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為僧必蓄懼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惜乎傷其類莫敢言也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擬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為糲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到理之言也髡緇民乃以不議浮屠字議說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丘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即今浮圖胡是也又如世俗言浮屠誰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取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總可行若庶民之家大率為養而娶况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如何得待三月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猶為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為不易今山東

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人沿河擔  
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  
無力者以繩積雨雪水為食耳亦何嘗得贏餘水以浴  
以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太抵言其禮議如此耳未必一  
一行能之也

京師有李實者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迹湘  
湖間有湘妃竹斑痕點

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  
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穠無芒熟時道望  
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  
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一二節必有割裂痕云  
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  
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度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說者以舡為襟紐竊意明皇或在  
舡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常處士郊  
居詩云門前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  
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板者誤  
之耳不思之甚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火  
對愁眠一本作楓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



人耳

崑山呂寅叔建昌推官寅伯之弟家貧授徒為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議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出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薦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為庠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兵書于公加少卿官其子為千戶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為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閑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為榮美之飾則

朝廷待兩京為一体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况古者金漁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福建按察司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

授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  
占云風寒月黑夜迢又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  
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蓋欲  
諄其教讀書勿為此也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為優  
柔矣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  
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馬  
文浮於行與藺不倫陶之不仕宋有隆中抱膝風槩特  
未見施為何如耳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  
濂資稟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  
周子之地不難也然徒攻文詞且旁覽佛書以夸多於  
時深可惜也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  
史姜某体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應云四百  
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嘗對客曰儒教雖正不如佛學  
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人不通釋典是已本朝能通  
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  
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  
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

東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時於一鋪頗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義再詳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眾乃服吏人稱外郎者古有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江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師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筭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却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為鑰開鎖具自名鑰匙非云鎖鑰

菽園雜記卷二

菽園雜記卷三

國朝典故九十一

太倉陸文亮撰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為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為尚書省之公署唐以為省名今以為官名為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復文崇則有主事今之六部時尚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官比

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數多今革去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去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已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中侍御史隸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為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翰集賢院弘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如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招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為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高橋曰滄波曰雙橋

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  
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為  
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  
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  
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  
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  
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  
於見定矣

崑山本古樓縣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  
界晉陸氏兄弟攬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北之崑山  
片玉故名唐吾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  
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為松江九峯之一崑山  
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山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  
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  
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為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  
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sup>隣</sup>里不必外徙今墳在陵域者  
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  
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偏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

御前者職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過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皂隸俱帶漆巾惟禮部無知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皂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舡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舡出海所歷諸蕃地面向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邏國曰假馬里丁曰交蘭山曰瓜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還曰吉地問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貌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五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闊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十刺哇曰竹步曰木

骨都東曰阿舟曰刺撮曰做法兒國曰忽暮謨斯曰天  
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蘇椽國至永樂二十  
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  
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閤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市舶提  
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莊檢討昺皆上疏論元夕觀燈  
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揚州判官李公歿  
後淳安商公復入閤言於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院修撰章黃皆為南  
京大理寺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  
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  
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  
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奪  
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

朝廷勉強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古之  
家素為民害者悉破籍其產徒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  
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  
被憐愍有告計者亦不經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

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  
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

勅書只令撫按軍民

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  
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生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  
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  
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將國子監生  
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下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

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故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賊賢寧曰  
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忠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  
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陽安監生云  
吳下有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理居如安  
亭則曰安溪西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  
畷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蓋亭乃  
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



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則溪婺之蘭溪湖之茗雲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為不可但亭如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增栢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鄙陋可笑者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盃不許喫菜第二盃纔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菜品以未彫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曰子孫果盒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如此鄙陋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連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皇帝立國繼初在昔嗣世稱王伐討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亡暴強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於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輕遠方登于繹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亡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池及五帝莫能禁

止仍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口害滅除黔首康定  
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  
刻蓋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始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  
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  
固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秦有天下未久其文章多  
不傳此輩詞意間古亦足矣觀一代之制故錄之若其

書法前人論之詳矣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阡伯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

尚書開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谷之數用本

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闕防之耳文章中非所  
宜用也

正統間南直隸提學督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薦信力行  
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  
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  
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  
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  
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道送時

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

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至送察院門前而還  
至今人能道之

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  
必皆實如以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為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為口實嘗考公年譜公  
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  
議大夫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  
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為之也此猶未為  
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荆公進之妓  
踰垣而去因以驚回一枕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之

句戲之其為污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為此驚公端  
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為也闢而不信為宜

姪未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於諸侯以娣姪從左  
傳云姪以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  
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見如此  
然猶稱武姓之子為姪對姑兩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  
則可若是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為之愈也

歐陽公言餽餽之譌最為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值  
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槍案卓作案掉交椅作交椅此  
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書尚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某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書尚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事員外郎主事為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右二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書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是若干戶之類蓋其常德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書賜一品服嘗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為美官而外補佐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冑列為二圖者久矣然綜理網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伍如五軍都督府官高六部尚書一楷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為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

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為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二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市事母孝母病瞽久矣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母愛之一日他出其妻得疥螬數蟲教灸以奉姑結給云所親佳醜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双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

留之終身聞之姜文選孟震云

與吾時歲彥事相親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為大計史姜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為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暮避水上階其子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其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其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救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者作為蝦墓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扶其下而

然適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龜上以龜與元同音益惡之于是下令捕龜大江中龜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龜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死豬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把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緡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捉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是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鼃也未知是否聞龜龜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挾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亦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

與之時人之死於迁就者可勝言哉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弟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常以拇指搗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最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

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  
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  
以明道不當以是自阻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有倚門自衛有少年春  
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後其夫  
入且行不一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  
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  
昔恩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暮期及期少年挾利刀以  
入一接後絕婦吮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婦夫乃撫  
拾索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誣服  
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其夫恩愛若是而此  
婦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  
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座榻假坐移時問嫗  
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  
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  
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  
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入原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  
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  
增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  
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  
乘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登初第後聞數同年談  
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  
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  
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  
又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剕劓  
闕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刻奏  
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為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  
人不能不為學古人官者告也此

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備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  
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高皇默然翌日傳旨  
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為元死節蓋厭其  
自稱老臣故以愧之余公字廷心所著有青陽文集廟  
在安慶府有司春秋致祭

南京國子監日有鷓鴣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  
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踴馳之士多得放假  
人目為鷓鴣公以說之其後劉先生後為祭酒好食蚯蚓  
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為鷓鴣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為章草或云草以歲為枯榮竹耐久不彫  
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  
木每以竹為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  
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竒然山海  
經記事之書其最古者古人必有見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墮切今人皆讀作胡决切非也穴  
穴字相似而誤耳此說聞之崑山陳孟東云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  
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  
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為少卿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

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  
公簡公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  
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  
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以太  
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  
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內尚  
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  
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  
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以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外門一家聚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

家疑為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偏求之得之荒塚中間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目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烟粉靈恠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馬馬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日特為以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取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德徐州肖縣人嘗正統間其里人王其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其為林其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它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哭体顛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與之齒者者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

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用謂鳥味譌角耳蓋以為獸與之角則無鳥之味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用無釋鳥味義不知何所據也

古今詩人多餅喻日月似亦未稔大抵餅之製不一如今之蒸餅燒餅似矣若湯餅環餅則又不類蓋麪可台并而食之通名非獨圓者可名餅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盃小者如鵝卵人與牛羊馬駝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

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其畫後子收塋於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三

菽園雜記卷四

國朝典故九十二

太倉陸文亮撰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

今上時已在儲外矣位明年為景泰元年

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冊已字為皇太子更封

今上為沂王未幾皇太子薨灾異迭見今南京吏部章公

綸時為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灾十四事內敦孝

義一事尤為剴切大意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授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陞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牴懽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

上大怒逮繫詔獄榜掠五日体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

因併逮之明年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筮八十筮死且并筮公既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為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為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其速不藥

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為耳以吾所聞見者

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

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收以流氣破積之劑又

令人以湯餅軸戛之不効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

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

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劑左右者通劑中

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薇痲服三稜蓬朮之劑旬

覺餘愈畏不以其不効乃後止數月生二男皆此有命

而然可不慎哉

王忠肅公翺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居寓規警者然一日  
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自送一美妹復回顧之忠肅云  
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  
以被他掣轉去

白恭敏公主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兵為部日奏疏悉假手  
屬曹正官藁具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即  
閉閣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  
時有酣睡不時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  
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郡吏而已竟不從  
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  
尤過人者公歿後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  
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  
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伸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  
詩書紙上矣景恠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亦慎  
之因稱為人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求  
嘗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懼  
拉其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  
頭人景遂驚外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  
婿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闔關閉如故而莫知所

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群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  
忽墜自屋上問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汚  
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  
蔣御史宗誼諸葛蓋宗誼之父執李其為推官時舊長  
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為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弃去母  
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持刀跳虎  
去抱虎項項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  
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  
詔賜粟帛宋鄆縣女童氏虎啣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  
以身代虎棄其母啣去以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  
母同行虎將噬母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  
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歐虎脇  
隣人執器械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  
為虎所攫官弃饁奮耜速繫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  
聞旌復其家元濱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暮宿  
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  
間建德王氏父耕田舍旁為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  
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顛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  
妻殺虎圖求題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律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于內庭則京尹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于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無曆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如何年今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昇人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關西買棺關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玉門過統官墻而至其家亦有帶壽觀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人以為笑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為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樞必由山海入仕陝西故者返樞必由童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十六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踈於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



政司引奏緝投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  
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為職方主事疎放幼  
軍緝投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  
而已蓋兵書白公以為幼軍疎放多疲瘡殘疾之人職  
官不當在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  
將軍細事不當煩瀆

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為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  
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美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  
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

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  
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為然後任兵部職方  
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  
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迂予於是始信徐  
翁之言為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言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理義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  
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  
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  
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頗  
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

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  
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  
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  
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  
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年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  
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  
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  
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為布以謝為啣以鄭為  
正以道為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為喝南以妻弟為

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物為烏以陸為路以閭為果無  
人聲韻入聲內以緝為妻以葉為夜以甲為賈無合口  
字山西人以同為屯以聰為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  
川人以情為秦以姓為信無清字韻歛陸婺三郡人以  
蘭為郎以星為心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  
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  
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剉以青為妻陝西人以監  
為年以咬為裏台溫人以張敵為漿搶之類如此者不  
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  
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  
說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  
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  
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  
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  
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此

胡僧有名法王苦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  
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  
法戒諭之則磨金鍍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  
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  
陰屈群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  
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纂襲其名號此未  
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  
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  
師死中國者該例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上書奏

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  
須動支官錢人以為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  
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章請  
教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  
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欲某為某官於事体得無碍乎寧  
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為兵書李掌  
院事後又問其故者一達云事在  
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息讐太分明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邪人  
服其有識而慎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  
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變為禮書奏請筵宴賞  
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  
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  
無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  
体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

鎮戍烽堠之政其日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役三曰關  
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本載以今職掌事件記于  
左方

整點軍士

奏報聲息 此二事原隸司馬部郎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 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攬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虜中走面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土兵

嚮道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內府幼匠

土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

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為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

云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

為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寇將

軍之類為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投充將

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

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海所稱陞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

會若虜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著飾金界冑持金瓜鈇鉞刀劍列

丹陛上常朝著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

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大學

鑾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巡驚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墓嘗詢問已已

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甘澁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流水虜遙見軍馬移動遂群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與枕藉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等皆不知所存蓋比虜臨敵必待人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隳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官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勦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莫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抑亦粉飾也歟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診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蔴雜米煮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士人以為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貢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直銀一錢頗為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名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之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叩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



此馬每三季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發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覆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於民間有此勘驗無許以馬送驛走遞別給騾馬責令飼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欲入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皆并窹害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窹窹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馬亦久不然起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戶其馬死哭之人恠問焉曰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也近聞之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育風恠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飢歲者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

有溺之恩天下有飢由已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廐  
有肥馬民有肌色野有飢莩當此一之時為民父母不  
以由已肌之由已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迎請起某寺  
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  
而回戾氣哉為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  
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飢貧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  
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拆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  
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憂國  
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目自呈人  
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  
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  
有能自措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免  
此此獨僧出正論且以為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  
矣當時具文祈禱者皆衣冠士夫覽此疏能無愧乎讀  
之起數

高文義公谷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  
日陳學士循過馬留酌聚語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  
出語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捧撲夫人仆地至不  
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  
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

朝廷置汝于汝不貸也自是妬少襄生中書舍人垣陳公  
一怒之力也妬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置妬亦新  
聞也故記之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京師嘗  
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  
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細也凡  
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多  
矣雖暴客猶知愛之况他人乎

鳥鼠大同之說自幼聞之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  
頗疑之後訪陝西人云莊浪中鳥鼠二物固穴而處遂

為雌雄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  
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記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  
所能該括者如螽與蚯蚓異教同穴而蛟龍與馬交蛇  
與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蟬名瑣  
蛭殼中必有一小蟬失蟬則死皆異利也知此則鳥鼠  
之同穴無足恠矣

朱子註詩云黍稷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  
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乃知  
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芦粟北方名菊杖  
稽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稌似黍而

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為黃稌又名黃米  
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稌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  
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  
尾也此皆一時之誤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  
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  
在各處守備仍於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  
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特制也又有軍職犯私  
罪者該例單任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  
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守自嫌妄意去  
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

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  
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著父名岳子終身不听樂父名高子終身不  
食饅父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士大夫以禁網  
疏濶全不避忌如

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秋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駃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  
馬為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  
緣岸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鷓鴣狸首向角斷箸

徒方而啣之呱呱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  
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  
月土人入夜山上取雪五更下山賣布中人爭買以為  
佳致蓋盛暑嚙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人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  
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  
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  
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  
因以葬為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  
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  
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  
生之沒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亦有以見秉彝  
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四

菽園雜記卷五

國朝典故九十三

太倉陸文亮撰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  
充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  
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  
指揮孫安始一則黃緣縉雲侯一則黃緣汪直皆  
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  
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  
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

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  
送名帖者遇黠漢舊門則皆卻而不受亦有閉門不納  
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  
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是何風俗此風亦不  
知始於何年聞夫順間尚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  
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文  
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  
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廉稱而不學陳  
以學識稱而不廉然此等事亦廉介有識者所不為也  
其後文遇害循請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摺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翳者非  
是翳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使面觀前人  
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  
松扇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  
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撒扇者此亦可見風  
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蒲萄嘗作畫蒲萄之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

見其自畫一通筆清勁不俗其言蒲萄本中國名果重  
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名為最世謂德之大宛歸種漢宮  
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二師之所得者又将  
特異遂附會之此說可見又云其榦臞者廉也節堅者  
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陰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  
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  
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之藥分才  
用似未稔屈伸以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蒲萄者冬則  
盤屈其榦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  
此蓋或種于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  
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  
伸之此正一隅之見不足以通天下者也使其不用此  
句亦何損於蒲萄之德邪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  
家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  
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主  
公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  
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  
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  
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九重憶惜宋祖受周禪仁義



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時  
舊錦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  
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縣志  
書始知為閩人愈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  
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為虞伯  
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  
君避歸朔漢後時事應則其國初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恙說文云憂也一日蟲入腹食人心舌者草居多被此毒  
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為微恙貴恙是又以恙訓疾  
矣

詩大小雅以十篇為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耳  
今稱詩為佳什於義何取

本朝自己巳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  
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  
人名為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  
遊擊等官其制尤為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  
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口等處居庸  
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台頭  
營山海等處永平寨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  
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荆關倒馬關凡一十四

處各有守備內官之設特眉目而已今已數百理之地其多如水况內官原無祿食太平之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為也或犯吏議

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散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協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遵叔簡為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酌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習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果各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

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乎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為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為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台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為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

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省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祛閑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者壁上却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為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為衣冠之像甚者又為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

皇明祖訓託之空言可罪也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

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二月也今以夏正四

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耀僊為有見然今朝中

以四月八日為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罕西洋曰

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

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毗如思蘭處各正

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督或都

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去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

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况異時引惹邊釁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其果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園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每營分各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毒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門三千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机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机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令有坐營把司官統之使則神机營之支也已上舊名三代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議選取三代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

曰立威曰神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  
統之每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  
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  
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  
春秋二班團操聽調北京營制度之大略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帝之  
句侯謂章蟲不可言帝遂疏之不知絡緯帝李太白已  
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謂嘗讀李詩故也成化  
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  
不從力恭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  
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  
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妓不從女呼吏笞之  
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報顏慰遣之  
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  
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雲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  
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  
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  
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鷄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剝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

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  
灰之木火熟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軀  
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煤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  
之甘肅之西產饕羊取脂腹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  
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行  
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史劉梗有束帶以火  
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見耳  
聞都憲朱公英云廣東海濱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為坡  
候其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石之若四足俱上坡則  
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憲長孔公鏞云兩廣蚺蛇其  
大者皮甲鱗皺雜生苔蘚與山石無辨獐鹿誤從摩癢  
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腹合取畧不傷噓  
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瘕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  
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  
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  
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唯於事  
體無妨碍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  
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為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

政司之外有閤老及掌科無掌道官合有十三道而閤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為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掌事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脩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藉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

制勅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知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

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苗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

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里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倍收於昔時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鎮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

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九斗八斗七斗之額此吳民世受其惠也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

宣宗明燭是弊

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况鍾抗章上請得遵

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恤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可謂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以漕運虧折陪販不貲民復因瘁况沿傍湖圖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獲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頗皆重額之由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利大興隆大龍福二寺為

朝廷香火院餘有額者皆當道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憇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托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字時問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却之始終不與往還禹錫



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揮胤績博學彊記論議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倨眼輕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才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頗號儉要適叅將員缺兵部以胤績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方與數酌遇報虜數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始自酌吾性生擒胡雛來與觀也方出城未幾有胡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閤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庶吉士自矜善醫具藥瀋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鐫甚固夫人素暗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其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擊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邪命歐之通跪勸乃已授三篋令其擔去時人為之語曰洗烏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為沮喪其辱

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仲深不合丘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丘丘因為先容謁進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及殺無辜之民為功文達素之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不察之也丘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胤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入閣地邪及大滕峽用兵

勅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發始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歿後始得入禮部云

武功伯徐公金篋之謫或為以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軌封太平侯公由右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來幾

慈列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悟其寃而悔之又嘗以問李文達公公曰天下陛  
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團富貴妄生事端耳  
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  
獄之死殆若霍氏之禍萌於叅乘耳

國初諸司皂隸主駟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  
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知禁明日柴薪銀天順  
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  
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  
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  
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為有害於義欲  
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  
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  
戶部事体窒碍不得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石草木之類輒謂之愛  
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  
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  
也錦衣為鎮撫瑤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人家玩器無  
一不有與之交者以為清士目之成化初為勘理鹽法  
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穢甚

矣吾鄉陸孟昭大叅為秋官郎時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瑤死後人始言之還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女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友女死父母欲為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軍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

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如平原曠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車為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志之

成化間漕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為珍藏焉此等事

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揚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中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即不揚衣復險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遺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間此聞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蟬竦在東釋者以為天地之淫氣或以為日光射雨氣而

成然令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傍皆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狼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欲煮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疑即虹也虹蜺蟬竦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各帳捷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邪

占卦者以錢代著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為陽有字一面為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為面為陽無字為背為陰有請求者以為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

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為錢設也今郎信與宮衛銅牌  
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字銅牌背  
有號字若鏡之為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為律  
邪

初過呂梁洪沽頭間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  
流為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為洪梓潼水與涪江合  
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與魚  
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  
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耳知此則方言如淩字本  
兩不絕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湯  
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捺苦蘆頭  
頻澡洗湯冷即上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  
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蘆一作苣  
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僖字有禎薦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文章也今  
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面內有糖人是人  
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菽園雜記卷五



